

清儒學案

世章



玖拾

清儒學案卷二百八十九

天津徐世昌

摯甫學案

自望溪倡古文義法劉姚繼之桐城一派遂爲海內正宗
綿延二百年而摯甫爲之殿海通以來中國屢受外侮識
時之士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強摯甫尤喜言西學異乎拘
墟守舊者也述摯甫學案

吳先生汝綸

吳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少貧力學早著文名同治乙丑進士授
內閣中書曾文正公督兩江留佐幕府從至直隸李文忠公繼
督直隸仍留佐幕時中外大政常決於曾李二公其奏疏多出
先生手尋補深州直隸州丁外內艱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

州直隸州先生爲政尤留意教化經畫書院苟力所能至不憚
貴勢籍深州已廢學田爲豪民侵奪者千四百餘畝入書院資
膏火聚一州三縣高材生親教課之及莅冀州仍銳意興學深
冀二州文教斐然冠畿輔又開冀衡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滏
以漑田畝便商旅在冀八年稱疾乞休文忠延主講蓮池書院
爲教一主乎文以爲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國所獨優語其
實用則歐美新學尙焉博物格致機械之用必取資於彼得其
長乃能共競舊法完且好吾猶將革新之況其窳敗不可復用
其勤勤導誘後生常以是爲說嘗樂與西士游而日本之慕文
章者亦來請業會京師開大學堂管學大臣張公百熙奏薦之
加五品卿銜總教務請赴日本考察學制居三月返國先乞假
省墓興辦本邑小學堂規制粗立遽以疾卒年六十四先生爲

學由訓詁以通文辭無古今無中外惟是之求自羣經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姚諸文集無不博求慎取窮其原而竟其委其論文謂中國之文非徒習其字形而已綴字爲文而氣行乎其閒寄聲音神采於文外雖古之聖賢豪傑去吾世邈矣一涉其書而其人之精神意氣若儼立乎吾目中務欲因聲求氣一循乎機勢之自然以漸於精微奧窔之域乃有以化裁而致於用悉舉學問與事業合而爲一而尤以淪民智自強亟時病爲兢兢云著有易說二卷寫定尙書一卷尙書故三卷夏小正私箋一卷古詩鈔二十卷羣書點勘若干卷文集四卷詩集一卷日記十二卷尺牘五卷補遺一卷諭兒書一卷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

參馬其利撰墓志

文集

讀荀子一

自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其後劉向揚雄韓愈歐陽修之徒皆并稱孟荀程朱繼出孟子之傳始尊而初漢之時荀氏獨爲言禮之宗其傳尤盛荀子宗旨亦歸於聖人其異孟子者惟謂人性惡以善爲僞耳然世言孟子論性本有未備故宋儒輔以氣質之說實已兼用荀子要之聖人皆未言此吾謂孟子固嘗以聲色臭味安佚爲性矣其言性善蓋本氣質純美又病學者外仁義不爲而溺於聲色臭味安佚之中故曰君子不謂性是亦榜槩矯直之意而荀子則氣質不如孟子由困勉而得遂專以化性教人夫亦各言其性之所近而已且孟荀之言皆貴學不恃性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亦曰涂之人可爲禹其以善爲僞而自釋以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又卽孟子孳孳爲善之旨

此其所以同也昔孔子罕言命仁以詩書執禮爲教當時列徒親炙聖人一傳而後言禮者已各不同其與聞性道則曾氏一人而已孟子晚出私淑而得其宗然於禮樂之意鮮所論列而荀卿則以爲人不能生而爲聖人必由勉強積漸而至勉強積漸必以禮爲之經緯蹊徑故其爲學達乎禮樂之原明乎先王以禮制治天下之意其言皆程於櫟括非知和無節明自然流極放恣者比而謂養欲給求知通統類又未嘗以禮爲桎梏也非得聞於孔子之文章者歟至非十二子或據韓詩外傳無子思孟子此又非荀氏之舊且其言不足爲卿病也夫學者之傳源遠則末益分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當孫卿之世吾意子思孟子之儒必有索性道之解不得遂流爲微妙不測之論者故以僻違閉約非之又其時騶衍之徒皆自託儒家故史記以附

孟子卿與共處稷下所謂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五行者謂是類也卿又言法後王與其平日小五霸師聖王之意不合然謂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則亦病騶衍之徒遠推上古窳冥怪迂而爲是說耳所謂後王卽三代之聖王也豈嘗繆於聖人哉大抵孟荀之學皆出孔子故子雲譏其同門異戶荀子好言仲尼子弓子弓特其傳易師而卿之學要爲深於禮其非十二子又並稱仲尼子游子游亦深於禮吾意卿者其學於子游之徒歟孟子傳自曾子而檀弓記子游論禮曾子每不能逮此孟荀之傳所自分也

讀荀子二

荀子之書凡所爲論議之文總爲正論篇凡所爲賦總爲賦篇類其徒所集錄者其與秦昭王趙孝成王臨武君應侯齊相所

言及其弟子陳囂李斯所問答皆稱孫卿子其爲門弟子所記無疑蓋孫卿旣歿其徒乃編次其書故頗有附益散亂非其書本然也昔韓退之嘗稱荀子吐辭爲經又欲削其不合者以附聖人之籍今就其書考之堯問篇末言孫卿孔子不過世皆知其徒所爲矣其他與卿言不類者亦皆其徒之言也夫卿旣言治生於君子亂生於小人矣顧又言便嬖左右爲窺遠收眾之門戶旣言巧敏佞說善取寵爲態臣矣又言事聖君之義以順志爲上安得一人之言詭易如此凡此類必韓非李斯之徒所竄益者其非卿言決也退之能辨古書正僞意其欲削者其此類也歟其書篇第亦失其舊劉向楊倞兩定之皆未當如序官一篇乃采取古制非其自作故樂論引之曰其在序官云云是序官舊必自爲篇題今以合王制篇誤矣又戰國策載遺春申

通儒學考卷一百六十九
賦前仍有書今其賦具存而書乃佚在韓子中此必編次所遺而韓非獨收存之者是亦集錄於弟子之一證也要之今荀子非完書漢時中孫卿三百廿二篇劉向所校讐者卅二篇而已此又非集錄時本然也當周秦之間孫卿最爲老儒善詩禮易春秋漢初經師皆承卿學故爭掇其書二戴記禮韓嬰說詩爲尤甚卿好引詩書自證其言今戴記及韓詩外傳率如此吾疑其間仍有荀子逸篇賈誼引學禮教諭太子之言大戴亦載之當時言禮制率本荀子賈生受左氏春秋於張蒼蒼受之孫卿然則生之言亦孫卿所傳歟又向所芟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其中亦必有脫誤難讀而向自蒐獵以爲說苑新序之屬者惜乎其文不見於今莫得而詳考也

答陳樸園論尙書手札

大著今文尙書攷扶千秋之微學羅百氏之舊聞世業遠媲乎
向歆專家近掩乎孫段自枚賾古文專行於世卽馬鄭遺說亦
就散亡若歐陽夏侯之學則更廢墜失傳莫可考引是以我朝
樸學諸公得漢人片言寶若彝鼎而三家之學絕無有尋其墜
緒者閣下獨旁蒐遠紹輯成歐陽夏侯遺說攷洵爲前哲所未
逮至如秦誓一篇武帝末始出自二劉父子馬鄭諸儒均以爲
後得之書其非伏生所傳無疑史記周本紀所載誓辭數十言
蓋如殷紀之載湯誥皆史公網羅放失而存之者其時民間所
獻之大誓猶未出也王伯申乃曲證其傳自伏生殊不足據白
魚赤鳥出於大傳本紀以爲九年觀兵時事其下十一年云武
王乃作大誓則九年未作大誓甚明而後出之大誓有赤鳥等
說明與史記不合此自後人割取大傳史記而誤合之者又其

時左傳國語孟子諸書未出亦未能刺取以彌其闕江艮庭強
釋馬融之疑實非衷論章句卽偶有脫遺何至諸書所引無一
見存者耶閣下旣信大誓非伏生所傳而猶取江氏之說似尙
未安又謂書序眞孔子作而以足廿九篇之數亦仍有可疑者
唐孔氏謂伏生廿九卷而序在外蓋以伏生所得廿九篇及安
國以古文考廿九篇皆主本經爲言不應兼及序說而儒林傳
稱張霸分析廿九篇又采左氏傳書序云云尤爲序不在廿九
篇之塙證竊謂書惟古文有序今文則伏生於經尙亡數十篇
無緣更存序文古人經傳別行古文旣入中祕其序自傳人間
故張霸得以采取非今文自有序爲張霸所采也詩三家序彼
此不同今文書若有序安得與古文略無異義況伏生篇第盤
庚合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又自與序牴牾耶世家稱孔

子序書漢志亦稱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所謂序者殆如
易之序卦法言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溫公訓序爲篇之次第
是也若謂孔子作書序則有以決其不然伏生書堯典本爲一
篇而舜典序謂堯使嗣位厯試諸艱此則同於姚方興之分題
矣孟子太甲放桐前後凡六年而伊訓序謂放桐三年則同於
枚賾之古文矣今知枚姚之僞妄而顧信序爲孔子作豈非知
二五而不知十耶愚意大誓旣屬後得今文又本無序則古經
止廿八篇漢志稱廿九卷者班據別錄作志時後出大誓已合
於經也史記云伏生得廿九篇者又後人據班書改之者也孔
臧言廿八篇象廿八宿臣瓚漢書注亦言當時學者謂尙書惟
有廿八篇是知史記本亦言廿八篇矣若如閣下所云伏生與
兩夏侯同爲廿九篇伏生則數小序不數大誓夏侯則數大誓

不數小序篇數雖同篇名各異恐非其實也覽尊著服其精博愧無以相益聊獻所疑如此若有未然不憚互質

記寫本尙書後

古尙書百篇今存者廿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莫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爲傳載萬世薄九閔彌厚土不敝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崇奧有以久大之也揚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爲渾渾爾噩噩爾灝灝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僞篇莫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於商於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敘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

不及此聖人者道與文故并至下此則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倣效而襲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吾尤惜近儒者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灑灑者詰屈而聱牙者其饜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典謨訖秦繆頗采文字異者著於篇庶綴學之士有以考求揚韓氏之說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還邱明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尙書抑遠矣秦繆區區起邠荒賓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萃然儕千載上視三代殆無愧色吾又以知帝王之文之舛蠶於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再記寫本尙書後

自漢氏言尙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皆出自

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讀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朝錯入中祕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國與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異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書言尙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譏太常以尙書爲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人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廿八篇而廢棄其逸十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朝錯所受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尙在孔氏古文若廢棄逸十六篇不講而止傳伏氏所有廿八篇則與朝錯所受書何以異且又何以大遠乎今文耶今文自前漢時立學官有祿利學者習歐陽夏侯經說之成市而朝錯壁中書僅乃能傳讀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師之所傳盛衰

懸絕乃如此其於古文逸書以不誦絕之誠無足怪若賈馬鄭諸儒者誚歐陽詆夏侯不習博士經不徇祿利背時趨崇古學矣乃亦不誦逸書何歟帝王之文至難得也遭秦焚不盡亡伏氏少失焉而復出於孔子之堂壁可謂至幸是後雖微弱猶尙絲聯繯續彌四百年而卒廢棄於諸儒崇古學者之手自是以來逸十六篇舍太史公所錄湯誥外無復遺存者矣此可爲深惜者也

答張廉卿書

垂示三江考辭高而義創類韓歐諸公辯證經典文字章句之徒不辨爲此三江舊蹟久湮失蒙陋之見正大論所譏墨守班志以爲不易者何足以仰窺奧指私獨以爲郭璞岷江松江浙江之說與班氏無甚異同頗怪執事旣取說文江水東至會稽

山陰爲浙江以爲有合於班志水經及康成東迤之說而猶以爲江不通於浙而殊異南江使自爲一江也浙江自爲一江今所見之水道然耳古浙江固江所自爲非別有一水周秦人不稱南江浙江而但名之爲江國語云句踐泝江以襲吳又云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將舟戰於江呂覽言越王棲會稽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樂毅亦言子胥入江而不化使江不通浙則吳越境上無江此諸書必不冒他水爲江江自吳縣南至錢唐折由山陰而東逕餘姚入海故曰浙江不獨說文言之晉灼說亦如此酈元亦言作者述志多言江至山陰爲浙江漢晉以來未之有改也其在錢唐右會漸水漸水故不名浙說文分列漸漸二水甚明而史記秦紀始皇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廿里從狹中度蓋錢塘乃有浙江錢唐西百廿里之狹中卽